

今年是朱自清先生的名作《背影》发表100周年。初夏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中国散文学会与南京浦口区、江北新区有关单位一起在京举办了研读《背影》的座谈会。朱自清先生的孙子朱小涛,担任扬州朱自清故居名誉馆长,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整理并推广宣传朱自清文化,这天也来到会场并作了发言。当我们一起共同重温《背影》,聆听著名朗诵家陈铎富有磁性的朗读,感动于朱自清先生眼望父亲的背影而闪烁的泪花时,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那仿佛就是被父爱所触动的泪,所有在场的读者都再一次被深深打动。

历经一百年的《背影》为什么至今仍能触及人心,正是那种坚韧、温馨、深沉、厚重的父爱,并由此传递出的人类生生不息、血脉相传的生命力量。朱自清先生这篇千余字的散文,没有豪言壮语和华丽辞藻,却以质朴无华的表述、细节传神的描写、情感内嵌的叙述,直抵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里蕴藏的安心和温暖,可谓是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源泉。父亲微胖的背影有些笨拙,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



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父亲爬铁道买橘子费了老劲,“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做儿子的看得心酸,“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父亲的言语又是那样的平常,只是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做儿子的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这些最为平凡的描写恰恰是无数人相同的感受,在父母琐碎的关照和叮咛里深藏的绵绵之爱,做儿女的多半会习以为常,但朱自清先生将这一切浓缩为“背影”之后,只要读到这些文字,就会掀起内心强烈的情感波涛,会有许多眷恋、敬仰和愧疚油然而生。

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关于父爱的故事,在当下有关“父爱”的散文征文中,我曾读到许多作者的倾情抒写,他们有的是京城名士,有的是江湖素人,有的是

白发苍苍的老作家,也有年少的基层作者。人们从对《背影》的阅读中,联想到自己的父爱,表达了对经典的致敬及情感融合,同时也表达了在今天的时代,对家庭、家教、家风的塑造的渴望和努力。我们身处这个高科技、信息瞬间千变万化的时代,会发现情感有时会变得稀薄,人们相逢相处却并未相识,因为没有走进彼此的内心。就连家庭成员也是如此,有时是天各一方,有时同居一室却形同路人。情感的缺失会是一个时代伤痛的补丁,我们需要重读《背影》,呼唤亲情。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今天快节奏的变化之中,年轻人所承受的工作、生活压力倍增,烦恼和焦躁也随之而来,不同年龄的代沟更需要用足够的爱和耐心去填充。《背影》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平常都蕴含着深意,长辈的慈爱需要用心体会。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父

亲的形象、一个母亲的形象,但其实大多数时候,对他们的理解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朱自清先生凝望父亲的目光所及之处,看到父亲那个微胖的身材艰难地爬下月台,又爬上月台去买回那几个橘子的时候,当他“眼泪又来了”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父母之爱非同一般,而如高山一般厚重,大海一般宽阔。

朱自清先生《背影》中描写的车站是南京浦口火车站,1917年,朱自清的祖母去世,他随父亲从徐州前往扬州奔丧。事后,父子二人同到南京,父亲在浦口火车站送别朱自清北上求学,文中“爬铁道买橘子”等核心情节就发生在这里。浦口火车站始建于1908年,是近代中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其部分建筑至今仍得以保留,这座送走朱自清父亲背影的老车站,不知曾送走了多少背影,又迎来过多少来客。时光荏苒,因为《背影》这篇文字并不长的经典散文的传播,浦口车站成为一个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地标,令人珍视。这是文学的力量,百年之间以脉脉深情温暖人心,也为今天的写作者提供了学习借鉴、咀嚼回味的传神镜像。

都说男人看球赛,女人看球星,而我尤其爱看球星的发型。

古利特赛场驰骋,小辫飘飘,果然不枉“辫帅”美名。巴乔的马尾辫历来是其信仰的象征,观赛的过程不厌其烦倒退、快进。镜头定格。衔枚疾冲,后卫接踵追风。镜头里那条垂于脑后的辫子,随主人闪电般的速度竟直直起飞,酷毙了!难怪有资深球迷这样总结,看辫帅踢球得备两样东西——望远镜头跟发胶。前者看清脚法,后者记住发型。

球星之所以长红不衰,有时是“发型战术”的延伸。回望贝克汉姆时代。很多年前那个顶着金色刀锋头对镜调整发型的侧脸,被《太阳报》称为“英格兰无价艺术品”。不禁想起友人的儿子,九岁,每日清晨去学校,总不放心地反复问母亲,尖吗?还尖不尖?实在不放心他的小贝式刀削莫西干发型。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的不朽是在认识的人心中留下回忆,大的不朽是在不认识的人心中留下回忆……”怀念球星苏格拉底。若是追溯我的足球启蒙,正源于这个大器晚成的男子。最是难忘那驰骋球场时的一头飞扬鬍发,我亦因此而对头发较长的陌生异性好感顿生。

球风强悍的标准铁血型男帕维尔·内德维德,偏偏留有一头飘逸金发。冷峻坚毅的神情搭配娃娃脸,为奔跑而生的“金球先生”一出场,金发与铁汉气质的反差美学得以完美融合。刚柔并济的视觉冲击,一眼难忘。

幼时,《排球女将》热播,隔日街头巷尾可见小鹿纯子发型。那时母亲身兼几个毕业班班主任,完全无暇顾及给自己的女儿梳什么发型。我于是跟在邻居姐姐身后看她编辫子,一式一样,谨记在心。但我编的发辫看上去总觉与旁人各异——镜子里是反着发的。

几届温网之冠,美国名将小威廉姆斯复而又复上演王者归来。记忆中,她一直是典型的传统黑人风格,满头的辫子搭配缤纷的晶莹珠串,早期黑色小卷,之后黄色直发。发型始终在变,身上的球衣也颇具特色。于是赛前猜她会穿什么出场,一度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她每亮相都都鲜艳夺目,张扬的个性使人弹眼落睛,以至于被誉为“大满贯教父”的教练尼克·波利泰尼这样评价自己曾经的弟子:“她是个战士。”此言不虚。哪怕迎头是一面钢筋混凝土砌成的墙,她照旧会纵身一跃,赢球后握拳怒吼,脚不沾地飞奔而去。活力而性感的比赛,她以殊绝的方式迸发激情。观众的目光满场追逐耀目的发带、夸张的耳饰,那高高竖起的爆炸式马尾,在屏幕前仿若一团奔腾窜动的火焰。小威性感特质,常被其赛场上的强大气场掩盖,而其更深层的魅力,恰恰体现在那些未被言说的细节中,也最让球迷为之百感交集。

有人说,小威没有莎拉波娃妩媚,没有基里连科眉目清秀,没有汉图楚娃那样的姘姿艳质。那又如何?对美的追求,独树一帜的发型,举手投足间的姿态引发隧穿效应。

短续长,长剪短;直烫卷,卷拉直。现代女性换发型易如拾芥。心情沮丧或意志消沉之时,剪头发去!以发为刃,仿佛剪掉三千烦恼丝,即刻便可刮开郁结,盼得新蝶。

果真如此?

我留长发多年,或扎或披或盘起,却从未剪短。都说断丝能解愁,然而究竟是剪断了烦恼,还是截断了昔日时光中的自己?

青丝如流年。剪不断的是镜中人的执念。散落脚边的发丝,分明还带着记忆与体温,恰似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或许真正的改头换面从来就不需要剪刀加以说明。

发型外话

王 蓉



浣溪沙 微信戏咏

胡晓军

指刷笑含皆有神。
无穷镜像太迷人。
二维码里寄全身。

程序百枚明与灭,
友圈万语清还浑。
茧房不觉已成尊。

“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霜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这时候的风也换了性子,不复前几天的燥意,掠过脸颊,竟有了两三分凉凉的感觉,带来一番秋日的清寂。

这般清寒时节,上海人家里的餐桌却从不冷清——那些藏着老上海记忆的吃食,正用甜香与

执意

王 道

我之所以暂居杭州西湖区画外桐坞山村,是因为认识在村里寄居了十多年的画家朋友,我暂且称他为“黄师兄”。他年龄比我小,画艺精湛,跟随着我敬仰的敦煌画家谢成水先生,因此我甘于尊称他为“师兄”,更何况他在画艺之外还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黄师兄毕业后自愿跟随谢成水继续研习敦煌壁画、雕塑、漆画等多年。谢成水对于收弟子把关较严,他总是笑称“看缘分”。其实这其中也要看弟子的天资、心意、能否吃苦和坚持。

黄师兄个高、斯文,与人和善,会理家务。他在跟随老师学习之时,始终一心一意,每日请教,并自觉照顾老师的起居多年。在创作理念和为人处世方面也受老师的言行熏陶。谢成水为人柔和似水,但在创作上,却是执意极刚。无论是造像、漆画,还是壁画,绝无任何妥协和丝毫马虎的可能。因此他的大型壁画得以在杭州名山古刹中定格,为敦煌壁画的南传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为此,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和敦煌功臣樊锦诗都曾到杭州去观看谢成水的壁画作品。

今年盛夏,溽暑难耐,黄师兄却一头闷进山村工作室里,开始他的一项计划——对敦煌第321窟进行全面的复原。莫高窟的第321窟展现的是初唐时期的艺术风貌,洞窟整体布局庄严而复杂,壁画特征色彩丰富而细腻,整体意境宁静而美好。要还原这一伟大的作品,难度极高,绝非一时之激情即能胜任的。藻井、建筑、佛陀、弟子、菩萨、十一面观音经变图、植物、纹饰等,如何穿越时空,实现艺术还原,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程。此前,黄师兄多次与师父相商,从2020年开始谋划,直至今年盛夏一个机缘开始动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几乎推掉了所有应酬,完全沉浸在他的修行之中。线描、界画、造型、比例关系等,一笔一画透着谨慎和沉着、胆大如有神助、心细如发丝。虽然黄师兄常常废寝忘食,但他总是面容整洁,衣饰干净,每次都会庄重地准备好绘画工具和大型卷轴中的宣纸,确保不会弄脏一丁点画面。他期待着在秋季带着线描稿去敦煌321窟现场比较,然后再进行调整、修改、上色等步骤。

今年36岁的黄师兄除了绘画,还兼修书法、中医和烹饪,他制作的潮汕菜肴颇有鲜味,可能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吧,无论牛肉丸还是海鲜粥,或是面食,他都能在简陋的条件下做得有模有样。在我看来,黄师兄是对艺术执着、严谨的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大好青年,或许他做任何事情都会尽善尽美吧。



秋尽霜华滋味长

王丽娜

暖糯,把霜降的凉意酿成了舌尖的温存。

霜降正是柿子最适合采摘的时候,红通通的柿果缀满枝头,远远望去,如染红的晚霞。吃柿子时咬开一个小口,吸一口果肉,那甜并不是齁人的腻,是带着淡淡果酸的清润,像把秋阳的暖、霜风的凉都揉进了嘴里,舌尖裹着蜜似的果肉,连心里都暖烘烘的。

有小孩人家的厨房总飘着五白汤的清甜味道,这是家中老人的秘方。白木耳、莲心、芡实、百合和茯苓一同放进砂锅,加冰糖慢慢炖。汤煮得久了,白木耳熬出了胶质,汤汁变得稠滑,舀一勺入口,清润不腻,莲子的粉、百合的嫩、茯苓的绵,在舌尖层层化开。家里的孩子不爱吃莲子和百合,便挑着汤里的白木耳,却也在不知不觉中,把深秋的燥气都润在了这碗甜汤里。

南货店的柜台前,总围着买核桃芝麻粉的老

主顾。淮海路的长春食品商店、南京路的三阳南货店,玻璃罐里的芝麻与核桃磨得细腻,空气里飘着浓浓的坚果香。店家会问清楚“要加糖还是无糖”,再用牛皮纸袋或者罐子装满核桃芝麻粉。你带回家用开水一冲,搅开时满室甜香,抿一口,芝麻的绵密裹着核桃的脆感,暖乎乎地滑进胃里。这一碗粉是霜降的“暖身宝”,老人孩子都要多喝几口,方能抵得住渐浓的寒气。

上海的霜降,没有北方的凛冽,却也有清寒绕身。可只要桌上有柿子的甜糯、五白汤的清甜、核桃粉的醇厚,便总觉得暖意融融。这些吃食里,藏着上海人顺应时节的智慧,也藏着人间烟火的温软。



餐桌上的小宇宙 (插画) PP殿下

编者按:登高、晒秋、赏菊、祭祖、饮菊花酒、插茱萸、吃糕,过重阳节由来已久。今年是重阳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十个年头,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老年节。丹桂飘香,赏秋抒怀,风清气洁,感恩敬老,祝福绵长,今起请看一组《重阳久久》。

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记得大学时有年暑假约了同学去登泰山,就是因为读过这句话。那时没有高铁,坐直快列车到泰安,没有登山杖,更没有索道,好在年轻有力气,但十八盘一千六百三十三级陡峭的台阶也让我们累到印象深刻。石阶两旁古木参天,岩缝间倔强的老松盘根错节,树皮皴裂如甲骨文,石壁上多有斑驳题刻,锋芒尽敛,筋力犹存,几千年的风骨尽显。而那时心虽有所感,却直奔目的地而去。到南天门就感觉凉风飏飏,又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到玉皇顶。夜晚借了军棉大衣御寒,听松涛阵阵撼动窗棂。凌晨即起,去观日出。当喷薄一轮红日时,那种奔腾和新鲜,和年轻人正好合拍。在人群中欢呼,忘了“小天下”。

忆起此事,是因为重阳。《易经》中将“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重阳”耳。重阳传统,宜登高望远,吃糕延寿。王维写“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重阳登高,确为题中应有之义。登高是为了望远,是为了开阔心胸而小天下,在时间的年轮里,一次又一次攀登各种山峰,每每登上山顶,日头多已升至半空,山风迎面吹来,带着山野的清香和远处河流的湿润,往往瞬间吹散了登山人的疲惫。极目远眺,有近处的村落,屋顶在阳光下瓦片乌亮,

人间有味是清欢

朱 蕊

鹭鸟从稻田或麦田上空掠过,有远处河流或公路像银带,绕着青山蜿蜒而去,直到与天际线连在一起。“天下”尽在眼前,确乎小而又小。而换更高的所谓“上帝”视角,地球、人类也小如蝼蚁,甚或亦就是尘土。

可惜人成不了“上帝”,还是会有增寿延年的祈求,尤其在重阳。“茶要陈的香,人要老的辣”,像陈年普洱或陈年白茶,茶味醇厚绵长,岁月沉淀都化在一盏之中。司马迁历尽人间著《史记》,徐霞客踏遍青山写游记,他们历练、登临之后写下了对生命的领悟。此时“年高”与山高一样“高”——那是世事

洞明,人情练达,古往今来,海阔天空。

今年天气颇奇特,寒露已过,即将重阳的暮秋时节,却不见秋景,日头火辣辣的,菊花和桂花都还没有踪影,天热,还是承袭夏天模式,泡了菊花普洱茶,坐在案前翻书。忽然想起施莱尔本赫对文本的分类:古典文本重形式,原创文本重思想,天才文本则二者兼备。想来,这大概不仅仅指文本,似乎也可以扩大开去,一个天才的作品或者一个物或“人”,真“高”而不显,形式和思想完美融合,只是如此这般地随物赋形,像水,像时间,流去。

案头那册泛黄的《荆楚岁时记》被风掀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那页,用风翻哪页读哪页的随性,重温了重阳节的风俗。在这里,阳数之极的九九相重,既是循环的完成,也是新循环的开始。周而复始。

时间之河,无始无终。而过程中的人们,在平凡日常里品出至味,在琐碎生活中看见永恒,可能那才是抵达生命高处的路径。

十日谈

重阳久久

责编:郭 影

九九重阳,祝福天下长者:晚年生活五彩缤纷呈,健康快乐久久相伴。请看明日本栏。